

张桂琴 选编

银枪冷魂

- 魔窟脱险
- 香港大劫杀
- 黑蜘蛛罪恶集团的覆灭
- 谁是刺客
- 银枪冷魂
- 璇宫秋恨
- 冷血保镖



漓江出版社

银枪冷魂

张桂琴 选编



(桂)新登字03号

银 枪 冷 魂

张桂琴 选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 2 字数219,000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0817—0/I·578

定价: 4.45元

目 录

●魔窟脱险……………刘浩歌(1)

在严酷的战争年代，我地下党和驰名中外的铁道游击队健儿，为了保卫党中央首长，深入虎穴，铤而走险。一场智谋与胆略的较量，在日伪军密布的魔窟里展开。

●香港大劫杀……………丁雨雨(29)

我国文物珍宝，落入香港黑帮女匪之手，为争宝内讧迭起。中国刑警“〇〇一”于刀光剑影之中，深入虎穴，智夺国宝，克敌制胜。

●黑蜘蛛罪恶集团的覆灭……………张祖荣(78)

女厂长施展才华，一举挽救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罐头厂。不料巴西商人竟以罐头内有蚂蚁为由索取巨额赔款。这场外贸纠

纷，引发出亲情友情，家事国事，手足相残，父子相争……

●谁是刺客……………**窦应泰**(129)

寿宴上，杯光鬼影，谲波处处，眼看血火交迸，究竟谁是刺客？

●银枪冷魂……………**柳 辉**(168)

香岛高级职业杀手冷如冰，为得到百万美钞的报酬，将黑社会金枪党作恶多端的魁首刺杀，酿成一桩震惊香岛的大案。为了争夺美元与家产，父与子，大亨与情人，杀手与主子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。

●璇宫秋恨……………**郭仲强**(230)

美军在璇宫舞厅蹂躏中国妇女，上百名宦豪闺秀，红枯艳悲。热血男儿，几经闯险，终雪此恨！

●冷血保镖……………**金 沙**(277)

钱财的巨大诱惑，父子成仇。刀光剑影中，交织着理与情、灵与肉的激烈搏斗，同时也酿成一幕爱情悲剧。

刘浩歌

魔窟脱险

杨麻子跟踪盯梢 怪女人店房打狗

一九四五年初秋的一个傍晚，临城西门外火车站。候车室的大门“哐当”一响，从门外闯进一个三十开外，体阔腰圆、满脸麻子的大汉来。他进得候车室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一双贼眼珠子滴溜溜乱转。

列位，这麻脸大汉是什么人？此人乃是临城赫赫有名的汉奸、汪记政府特务总头目李士群安插在鲁西南的上尉情报官杨士成，人送绰号杨大麻子。这杨士成原是一个江湖扒手，干惯了偷摸勾当。有一天深夜，这小子得意忘形，竟摸进了特务头子李士群住的公馆，正要打开李士群的保险柜拿金条，不小心弄响了金柜上的报警器，被李士群的卫队当场抓获，又是灌辣椒水，又是坐老虎凳，这小子受尽了四十八种毒刑，昏死了四十八回，醒来嘴巴还是挺硬。李士群经过观察和拷打，确认杨士成不是共产党奸细，只是个粪坑沿上的石头——又臭又硬的江湖小偷，立即把这小子送进了特务集

训队。经过一年的特种训练，他被李士群作为一条狗，派到了微山湖畔的鲁西南重镇临城，协助日军宪兵队队长松岛专门对付铁道游击队。这小子生性凶恶，心黑手辣，干尽了坏事，很得松岛的赏识，被封为宪兵队的外勤副官。不久前，杨麻子接到南京密电：“据原共党中央领导人的警卫李铁招供，共产党头目胡服要到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视察工作，然后去延安开会，特令杨士成配合松岛严密封锁交通要道，搜捕共产党头目胡服。”所以，这几天，杨麻子特别卖力，带领便衣特务四处搜捕。来到火车站，正赶上上海开往济南的快车进了临城，下车的旅客纷纷走向出站口，这小子的两只眼立即盯住了一个手提米黄色皮箱的中年男商人。谁知，那商人的警惕性也蛮高，见身后有人跟踪，立即提着皮箱出了候车室的大门，坐上一辆黄包车，扬长而去。杨麻子站在那儿呆呆地发了愣，这小子心里琢磨道：“这人怎么象我要找的那个人呢？他莫不是南京要我捉拿的那个共产党大人物？”想到这里，这小子冷笑两声：“嘿嘿！”老子今天要真能把胡服抓到，那可是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，今后就吉星高照，光宗耀祖，高楼大厦任我住，金钱美女任我玩，是一头钻进青云里——碰到好云(运)气啦！杨麻子越想心里越痛快，恨不得把坐在黄包车的那中年商人一下子抓到手，“蹭蹭蹭！”这小子来了个燕子三点水，撒腿就往前追去。

这时候，黄包车穿街过巷，进入了临城的闹市中心。黄包车在人流中左拐右拐，来到了一家门面装饰得挺富丽堂皇的旅馆。只见那中年商人下车付了钱，提起那只米黄色的皮箱，推开旅馆的玻璃门朝里走去。

杨麻子也脚跟脚追到了这里，见那个中年商人提着皮箱

“蹭蹭蹭”上了楼，杨麻子也“蹭蹭蹭”地上了楼，老远就看见那个商人提着皮箱进了301房间。

杨麻子急冲冲地来到了301房门口，“刷”地从腰里拔出了枪，“嘎”地顶上了火，抬脚正要踢门，只见门虚掩着根本没关，左手推门，右手握着枪闯进了屋：“举起手来，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”

这时候，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先生，你要找谁？”

“我要找……”杨麻子一惊，瞪大眼睛一看，见屋里对着门的双人沙发上，侧身躺着一个年轻女人，这女人穿一件金丝绒镶金边的旗袍，正目不转睛地看报纸哩。

杨麻子把枪口对准了女人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少跟老子耍花招，我找的是一个提皮箱的男人！”

只听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半羞半嗔地问道：“先生，我一直在这里看报，根本没看见一个提皮箱的男人进屋，莫不是你看花了眼吧！”

杨麻子把头摇成了拨浪鼓：“老子两眼瞪得大大的，亲眼见他进了301房间，难道他插翅飞了？”

“你既然一口咬定他进了我的房间，屋里任你搜查。”那女人瞪了杨麻子一眼，“不过，咱丑话先说到前头，姑奶奶我也不是没名没姓，任人随意捏巴的软柿子！”

杨麻子狡黠地说：“小姐，你要知我搜的可是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，你要把他藏在屋里知情不报，可别怪俺杨某不讲情面！”

“你要是我屋里搜不出来呢？”

“鄙人任凭小姐发落！”

“那好，你就搜吧！”那女人把腰一叉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
杨麻子搜遍了床上床下，四处杳无，也没有找到他要抓的中年商人。这小子瞪着一对贼眼珠子，心里直纳闷：“咦，人呢？”就在杨麻子一惊疑的当口，只见这女人一个鹞子翻身，“叭”一下子踢掉了杨麻子手里的枪，霎时间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双手卡腰，怒声骂道：“你小子敢戏耍老姑奶奶，真是兔子枕着狗蛋睡——胆子不小！”

陈兰兰智斗杨麻子 王子强乔装救首长

上回说到屋里的女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杨麻子的手枪踢落在地上，当时，杨麻子一惊，但这小子到底闯荡过江湖，有点功夫，便立即扬起左拳一晃，右拳奔着那女人的面门“呼”地一声捣来。

谁知，那女人早有防备，不慌不忙，微微一闪身，杨麻子的拳头走空了。只见那女人用手“啪”地向杨麻子右腕一刁，这一刁如果真的把杨麻子的右腕刁住，这小子的右胳膊非残废不可。杨麻子惊得浑身直冒冷汗，赶紧“叭”地把拳头往回一收，一“双风贯耳”奔那女人打来。那女人一个缩颈藏头，“啪”地向外一分，晃双拳往里进身。两个人就在屋里插招换势，打在了一起。那女人是沉着应战武艺不凡，杨麻子是气急败坏狗急跳墙，两个人拳来脚往，左遮右挡，直打得屋内尘埃腾腾。

俗话说，胆气，胆气，有胆才有气，有气才有力。杨麻子见屋里女人出手不凡早已胆怯三分，力气也就少了三分，

因此开初尚有还手之力，到后来就只有招架之功了。屋里的女人见火候已到，飞起一脚：“扑通”！将杨麻子打翻在地，纵身一跃，踩住了杨麻子，没等杨麻子清醒过来，早掏出了手枪顶住了他的头皮：“不许动，你敢再动一动，老姑奶奶就打发你上西天！”

这小子眼珠一转，心想：这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于是，便壮着胆子、强装笑容问道：“嘿嘿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三山五岳尽好汉，小姐且慢动手，有话好说。”

“那好，姑奶奶枪下不打无名之鬼，暂饶你一条小命！”这女人收起了手枪，点上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慢悠悠地向外吐着烟圈说：“混小子，滚起来吧！”说着，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一个蓝皮本本，“叭”地一下子摔在了杨麻子面前：“你先看看姑奶奶是谁？”

杨麻子胆颤心惊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傻呆呆地拾起了地下的蓝皮本子，打开一看，惊得目瞪口呆。只见本上盖着汪记国防部的大印，并有特务总头目李士群的亲笔签名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此人的名字陈兰兰，官衔是上校机要员。杨麻子一看，这女人的官衔比自己大，立即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把小本子双手递了过去：“陈小姐，卑职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别和小人一般见识！”

“嗯！”陈兰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这个上尉情报官，今后再冒犯了老姑奶奶，小心你的狗头！”

“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！”杨麻子双手连连作揖，皮笑肉不笑地退出了301房间。

诸位问了，杨麻子跟踪盯梢，亲眼看见那个提米黄色皮

箱的商人进了得意楼旅馆301房间，为什么房间里没有此人的踪影？难道那一商人真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事！

世界之大，虽无奇不有，可这样的奇事毕竟不多。杨麻子也并没有看花眼，那个提皮箱的商人，的确是进了301房间，但是被陈兰兰藏进了屋里的夹壁墙内。这个提米黄色皮箱的商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党领导人胡服。三天前，胡服视察完工作，在山东省委派出的交通员的掩护下，从济南乘上了火车，转道上海去延安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。谁曾想，在南京转车时，被特务发现，胡服同志在交通员的掩护下，好不容易甩掉了特务的追踪，脱离了险情；可交通员为掩护首长，不幸中弹牺牲。胡服同志的警卫员李铁也落入了特务之手，这个经不起拷打的软骨头，投降了敌人。李士群为了抓住胡服，立即派出了大批特务四处追捕，并部署各地的爪牙严密监视搜查。南京地下党从内线得到首长遇险的消息后，十分着急，为了掩护首长迅速脱险，奔赴延安开会，经过密电请示党中央，决定就近让刘洪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同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，闯过微山湖直奔延安而去。

为了途中的安全，南京地下党派出了打入汪记特务李士群内部的陈兰兰，利用特务身份，提前来到了临城找铁道游击队进行联系。在临城地下交通站的安排下，陈兰兰住进了得意楼旅馆301房间，打算让首长下车后在301房间休息一下，再由铁道游击队掩护过微山湖。哪想到，胡服同志刚在临城下火车，就被特务杨麻子盯上了。

杨麻子的一举一动，早被躲在暗处赶来接应胡服同志的陈兰兰看了个一清二楚。她本来打算亮出招牌，在火车站就教训教训杨麻子，但一想，又觉得不妥，因为车站上人多眼

杂，日本鬼子和汉奸到处乱窜，弄不好会遇上麻烦。陈兰兰这才用暗号通知胡服同志进了候车室，立即坐黄包车赶回了得意楼旅馆301房间。诸位有所不知，301房间不是一般的房间，本是我们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，是地下党利用关系，建有夹壁墙的一个特殊房间。所以，化装成商人的胡服同志一离开候车室，就被等候在那里拉黄包车的地下党交通员拉向得意楼旅馆，并在路上把301房间的钥匙交给了胡服同志。

这时候，陈兰兰站在301房间靠近大街的那扇窗户前，亲眼看见杨麻子如惊弓之鸟，离开了得意楼旅馆，这才用手轻轻拉上了黑色的窗纱，来到了房门口，往外瞅了瞅，见廊道上空无一人，立即闪身进了屋，“嘎巴”！关上了房门，用手一按墙上的电钮，门后的夹壁墙裂开了一条缝，装扮成商人的胡服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“首长，让你受惊了！”陈兰兰微微一笑，脸上立即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。

胡服点上了一支哈德门烟，吸了一口说：“我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工作，已经习惯了。”

陈兰兰点了点头，倒了一杯开水，端给了胡服同志：“首长，你快喝杯热水暖暖身子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”

“嗯！”胡服同志答应了一声，接过了茶杯，“是啊，这儿不可久留。”

陈兰兰拿出了两套粗布衣服，请胡服化装。姑娘脱掉了高跟鞋和旗袍，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，上身穿蓝色花褂，下身穿灰色粗布裤，头顶一块白毛巾，脚穿布鞋粗布袜。再看胡服同志，更是判若两人，他穿的是深灰色线呢对襟夹袄和一条蓝布夹裤，腰扎一条二尺宽的蓝

色布带，头戴一顶黑毡帽，下巴粘了一绺山羊胡须。猛一看，年纪六十开外，老态已显，但鹤发童颜。陈兰兰一见，逗趣道：“这一装扮，咱俩可真成了父女似的。”

胡服一指陈兰兰的打扮，也诙谐地笑了。

陈兰兰看了看腕上的表，说道：“临城是日本鬼子重兵把守的鲁西南重镇，再加上松岛和杨士成的特务队，如狼似虎，为了安全，我已通知刘洪和王子强同志在城北土地庙附近接应我们出城。”陈兰兰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支手枪，交给了胡服同志：“首长，你带上这支枪，遇到危险情况，用它来防身！”

胡服接过了枪，深情地说：“小鬼，那你呢？”

陈兰兰说：“首长放心，我出身于武术世家，从小练了几招防身拳脚！”说着陈兰兰拉开窗纱，朝街上看了看，又打开301房门朝外瞅了瞅，然后转身对胡服同志说：“首长，咱们走吧！”

陈兰兰走出旅馆的玻璃门，两只眼睛“唰唰”象两道闪电迅速瞅了瞅四周，然后隔着玻璃门朝胡服点了点头，胡服同志推开了玻璃门，走出了旅馆，突然，从得意楼旅馆对面的小酒馆里，“嗖”地窜出了一个人，用枪对准了胡服同志的胸口，冷笑着说：“嘿嘿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？”

这个用枪逼住胡服同志去路的人不是别人，还是杨麻子。原来，这小子忍着一肚子气拐进了得意楼对面的一家日夜开门的小酒馆，一气喝了四两烧酒，抓起一只烧鸡腿往嘴里塞，突然又停住了：“奶奶的，我还得回得意楼搜查！”杨麻子嘴里喷着酒气，摇摇晃晃地朝外走，“嘭”的一声撞在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身上。这小子睁眼一看是自己的表弟山猴

子，醉醺醺地说：“山猴子，今天我走运你也跟着沾个光，咱们一块到得意楼去抓共产党，你能帮着表哥把胡服抓住，老子赏你五百块光洋。”

山猴子一听杨麻子说抓共产党一下子赏给他那么多钱，顿时财迷心窍，一拍胸脯说：“只要有钱花，俺山猴子一定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“那好，你小子快去宪兵队给松岛队长送个信！”杨麻子眯缝着眼说，“我在这儿守住这一男一女，别让他们溜了，你小子快去快来！”

山猴子听了杨麻子的吩咐，出了小酒馆，一溜烟朝宪兵队跑去。杨麻子独自又喝了几盅。坐在小酒馆里，瞪着两只贼眼珠，滴溜溜地直往得意楼旅馆门口瞅。突然，玻璃门一动，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女子，这小子仔细一看是陈兰兰，杨麻子眨巴眼心里琢磨道：“这个女人化了装干什么去，莫不是要把那个共产党头目掩护走？”杨麻子正瞅着陈兰兰呆呆地愣神，只见旅馆的那扇玻璃门一开，打里面又走出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，他瞪大了眼睛打量了一会，高兴地挠着头皮笑了：“嘻！这人不是我在车站跟踪盯梢的那人吗？别看他化了装，可一看他那两只象闪电一样的眼神，就知道此人气度不凡，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。”想到这里，杨麻子拔出了手枪，蹦出了小酒馆，上前拦住了胡服同志的去路。

陈兰兰回头一看，见杨麻子用枪逼住了胡服，把脸一沉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杨麻子晃动着手枪嘿嘿冷笑了两声，“对不起，陈小姐你也得跟我到宪兵队走一趟！”

“放肆！”陈兰兰扬起巴掌，上前“啪”地就是一耳刮

子，“这是我的老子，你小子不要命啦？”

杨麻子转过枪口，冷笑着说，“陈小姐，你放明白点，我手里的枪子儿可没长眼！”说着用枪瞄准了陈兰兰的胸口。胡服见状，迅速从腰里拔出枪，过去顶住了杨麻子的后腰，厉声喝道：“把枪放下！”

街上的行人一见，呼啦一下子吓得四处逃散。就在这当口，只见前边跑来了三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，一个长满络腮胡须的日本兵指着胡服和陈兰兰凶狠地喊道：“把这两人统统地带走！”

那两个日本兵，过去抓住了胡服和陈兰兰，凶狠地嚷道：“走！”

杨麻子一见，忙上前拦住了去路：“太君，这一男一女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，你们要把他们带往何处？”

那长满络腮胡的日本兵狠狠地瞪了杨麻子一眼：“我的明白，你的快去得意楼搜查。”说着朝那两个日本兵一挥手，“快地开路！”

杨麻子怕这三个日本兵从他手里抢去了功劳，着急地说：“太君，先别走！”

“叭叭”，那长满络腮胡的日本兵扬起手，凶狠地打了杨麻子两个耳光：“你的快去搜查！”

杨麻子挨了两巴掌，顿时眼冒金花，脑袋发懵。他望着三个日本兵押着胡服和陈兰兰远去的背影，是憨小子看戏——傻了眼！

松岛发怒大搜捕 刘洪夜捉杨麻子

杨麻子眼看着三个日本兵把陈兰兰和胡服从他的枪下掳走，站在那儿愣了一会神，突然撒开脚丫子，转身朝得意楼旅馆跑去。

杨麻子打开了301房间的门，见里面空空如也。杨麻子把两个眼瞪得比牛蛋大，猫着腰，伸着头，象老鳖寻食似的在屋里搜了三遍，也没发现那中年商人弃在301房间的那只米黄色皮箱。这小子心想：怪呀，难道这301房间出鬼啦，刚才藏了个大活人，老子没搜到，人走了，难道这只皮箱也他娘的飞了？杨麻子用枪敲敲沙发，又敲了敲墙壁，突然他的手一按门后的一个拉手，“啪啦”！门后的墙壁裂开了一条缝，把杨麻子吓得“噫噫噫”后退了三步，这小子瞪大了两只贼眼珠子：“啊哈！原来那提皮箱的商人一进屋就藏到这夹壁里头了，怪不得我没搜到他。”杨麻子探头朝夹壁墙一看，发现了胡服和陈兰兰弃在里面的衣服和那只皮箱，便伸手把皮箱抓了出来，“啪”地打开一看，里面除了几件衣服，别无贵重物品，他气急败坏地将皮箱摔在地上。突然，得意楼前警笛狂叫，人哭鬼嚎，杨麻子探头一看，见松岛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旅馆，杨麻子立时吓得屁滚尿流地从楼上跑下来，来到松岛面前哈着腰说：“皇军！”

“杨的，你的功劳大大的！”松岛把翘起的大拇指伸到了杨麻子面前。

杨麻子象一只哈巴狗儿，摇头晃脑地对松岛说：“多谢队

长栽培！”

“嗯！”松岛点了点头问：“你的快把抓住的共产党交给我带走审讯！”

“啊！”杨麻子惊得瞪大了眼睛，“队长，那一男一女不是被你派来的三个皇军押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松岛一把揪住了杨麻子的领口，怒声喝道：“你的撒谎，我的根本没派人！”

“队长，刚才确实来了三个皇军，从我手里夺走了那一男一女。”杨麻子哭丧着脸说。

松岛一听，两只夜猫子眼一骨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肯定又是铁道游击队王子强的干活。从前他在我的洋行里当过工头，学会了日语，此人狡猾狡猾的！”松岛发疯似的一挥东洋刀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全城的戒严，不要放跑他们！”

“哈依！”端着枪的日本兵，如狼似虎地跟着松岛跑出了旅馆。

顿时间，临城街头，警笛狂叫，刺刀闪闪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悬，大街小巷，鸡飞狗跳，“劈里啪啦”的砸门声、叫骂声，此起彼落，家家户户到处是哭声，整个临城惊恐万状。

敌人折腾半夜，搜遍了临城的背背见见，也没找到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影子。松岛垂头丧气地回了宪兵队，杨麻子也在山猴子的搀扶下，摇摇晃晃朝自己家走去。

杨麻子这小子，自从投靠了日伪，当了卖国求荣的汉奸特务，整日在外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，捞到了不少钱财。他花钱从春香楼妓院买了一个妓女红海棠，当了自己的姘妇，在靠近城西的地方买下了一所宅院，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。